

人境廬詩草箋注

〔清〕黃遵憲著
錢仲聯箋注

人境廬詩草箋注
(下)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人境廬詩草箋注卷十

庚子元旦

喔喔天雞又一鳴〔二〕，雙懸兩曜展光明〔三〕。承天仰看金輪轉〔三〕，震地訛傳玉斧聲〔四〕。
漢厄愁看正月卯〔五〕，代來幾協大橫庚〔六〕。自歌太乙迎神曲〔七〕，終望餘年見太平〔八〕。

〔二〕喔喔見卷七養疴雜詩注。任昉述異記：「東南有桃都山，上有大樹，名曰桃都，枝相去三千里。上有天雞，日初出照此木，天雞則鳴，天下雞皆隨之鳴。」

〔三〕案：謂載滌與那拉后。李白詩：「雙懸日月照乾坤。」初學記：「纂要云：『日月謂之兩曜。』」
〔三〕案：謂那拉后用事。金輪見卷一香港感懷注。

〔四〕陳衍石遺室詩話：「言訛傳景帝被害也。」釋文瑩續湘山野錄：「上開端門，召開封王，卽太宗也。延入大寢，酌酒對飲，宦者宮妾悉屏之。但遙見燭影下，太宗時或避席，有不可勝之狀。飲訖，禁漏三鼓，殿雪已數寸，帝引柱斧斲雪，顧太宗曰：『好做好事。』遂解帶就寢，鼻息如雷霆。是夕，太宗留宿禁內。將五鼓，周廬者寂無所聞，帝已崩矣。」燼餘錄：「太宗盛稱花蕊夫人，蜀主薨，乃入太祖宮，有盛寵。太祖寢疾，中夜太宗呼之不應，乘間挑費氏。太祖覺，以玉斧斫地。皇后太

子至，太祖氣屬縷。太宗惶遽歸邸。翌夕，太祖崩。」

〔五〕漢厄見卷九臘月二十四日詔立皇嗣感賦注。漢書王莽傳：「夫劉之爲字，卯金刀也。正月剛卯，

金刀之利皆不得行。」

〔六〕史記孝文帝本紀：「丞相陳平、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。代王報太后計之，猶與未定，卜之龜，卦

兆得大橫，占曰：『大橫庚庚，余爲天王，夏曆以光。』」

〔七〕史記天官書：「中宮天極星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」又封禪書：「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：天神

貴者太一，太一佐曰五帝，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。」案：楚辭九歌有東皇太一，漢郊祀歌

惟泰元、天地、天門三章，皆祠太一者。

〔八〕陸游詩：「已卜餘年見太平。」

樂奏鈞天夢裏過〔二〕，瀛臺縹緲隔星河〔三〕。重華仍唱卿雲爛〔三〕，大地新添少海波〔四〕。

千九百年塵劫末〔五〕，東西南國戰場多〔六〕。未知王母行籌樂〔七〕，歲歲添籌到幾何〔八〕？

〔一〕見卷六溫則宮朝會注。

〔二〕秋宗章載滌外紀：「那拉氏所寵闈宦，除李蓮英外，尙有一馮某，尤黠而狠。相傳戊戌八月初六

日之晨，那拉氏自頤和園還宮，載滌逆知有變，喘息急促，色如死灰。初求計於蓮英，蓮英謝曰：

是非奴才所能爲力，蓋商之於馮。載湉轉向馮乞援，馮憐笑曰：恐不可活。載湉欲入後宮自裁，未果，爲內侍所擁往見那拉氏，戰慄俯伏，噤不能聲。那拉氏戟指頓足，申申而詈，示以幼所着衣，斥其無良，載湉惟有涕泣。那拉氏頓怒之下，欲賜之以醜酒，大學士王文韶等長跪乞恩，近支王公，從而和之，始命幽禁瀛臺。其地在西苑之太液池中，三面臨水，寬及兩丈，有弔橋架於兩岸，朝放夕收，實與囹圄無異。又命總管太監李蓮英，派心腹宦官二十人，輪流監視，禁止自由行動，俾與外廷隔絕。黃公度詩：『樂奏鈞天夢裏過，瀛臺縹緲隔星河。』卽詠此。『惲毓鼎崇陵傳信錄：『遷上於南海瀛臺，三面皆水。』清一統志：『瀛臺，舊有南臺，一名趨臺，在太液池中。由西苑門入，度板橋，有門曰德昌，中建殿五楹，聖祖仁皇帝御書額曰勤政。殿之南，石隄數十步，過隄歷級而登，爲翔鸞閣、涵元殿、香辰殿、迎薰亭，而統名之曰瀛臺。』佩文韻府：『河圖括地象：『川德布精，上爲星河。』』

〔三〕重華見卷一感懷注。卿雲見卷三西鄉星歌注。

〔四〕案：謂立大阿哥。淮南子：『東方曰大渚，曰少海。』葉廷珪海錄碎事：『天子比大海，太子比少海。』

〔五〕案：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，爲公元一九〇〇年。塵劫見卷六錫蘭島臥佛注。瑜伽師地論：『於末劫末世末時。』

〔六〕自注：「南洋、非洲均有戰事。」中外歷史年表：「一八九九年，一月二十日，菲人公布憲法，并選舉阿岐那爲總統。二月四日開始起義，反抗企圖重行奴役菲律賓之美國人。」大起義雖受美國侵略軍六萬名之鎮壓，但仍堅持三年，始漸失敗。」英國發動侵略南非洲托蘭斯瓦爾共和國之部爾戰爭。部爾人英勇抵抗，然以勢力懸殊，延至一九〇二年五月被迫簽訂和約，淪爲英國殖民地。」

〔七〕見卷八馬關紀事注。

〔八〕東坡志林：「嘗有三老人相遇，或問之年，一人曰：海水變桑田時，吾輒下一籌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。」

杜鵑〔二〕

杜鵑花下杜鵑啼〔三〕，苦雨淒風夢亦迷〔三〕。古廟衣冠人再拜〔四〕，重樓關鎖鳥無棲〔五〕。
幽囚白髮哀蟬咽〔六〕，久戍黃沙病馬嘶〔七〕。未抵聞鵑多少恨〔八〕，況逢春暮草萋萋〔九〕。

〔一〕葛立方韻語陽秋：「成都記：『杜宇又曰杜主，自天而降稱望帝，好稼穡，治郫城。後望帝死，其魂化爲鳥，名曰杜鵑。』」

〔二〕洪邁容齋隨筆：「杜鵑乃今映山紅，又名紅躑躅。」張祜詩：「杜鵑花發杜鵑叫。」

〔三〕左傳：「春無淒風，秋無苦雨。」岑參詩：「鄉遙夢亦迷。」

〔四〕拜鵲見卷八贈梁任父同年注。

〔五〕案：此謂載湉之被幽囚。黃庭堅詩：「鸚鵡能言便關鎖。」

〔六〕案：當指徐致靖。史記管晏列傳：「公子糾敗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。」白髮哀蟬見卷八己亥

續懷人詩注。

〔七〕案：當指李端棻、張蔭桓。孔平仲詩：「馬嘶青海邊頭月，人臥黃沙磧裏春。」

〔八〕庚午重印本「抵」作「識」。案：五六兩句以戊戌得罪諸人爲陪筆，此句縮結，蓋從李商隱淚詩「未抵青袍送玉珂」脫化而來。辛棄疾詞：「綠樹聽鶉鳩，更那堪、鷓鴣聲住，杜鵑聲切。啼到春歸無尋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、人間離別。」

〔九〕唐無名氏詩：「近寒食雨草萋萋，著麥苗風柳映堤。等是有家歸未得，杜鵑休向耳邊啼。」

初聞京師義和團事感賦〔一〕

無端桴鼓擾京師〔二〕，猶記昌陵鼎盛時〔三〕。今日黃天傳角道〔四〕，非徒赤子弄潢池〔五〕。

冠纓且教宮人戰〔六〕，繡闥還充司隸儀〔七〕。晝夜金吾曾不禁〔八〕，未知盜首定何誰〔九〕？

〔一〕清史稿德宗紀：「光緒二十六年夏四月庚寅，義和拳入京師。」

〔三〕案：謂嘉慶時天理教起義。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：「八卦教又名天理會，共推林清爲天皇。嘉慶

十八年，林清結交內監劉金、劉得才、楊進忠、閻進喜等，定計乘顛琰巡遊木蘭，襲據北京。九月

十五日，密令內監分路引徒黨二百人進攻皇宮。顛琰聞警，自熱河馳回，捕林清等磔死。」禮記：

「蕡桴而土鼓。」漢書張敞傳：「京師吏民解弛，枹鼓數起。」

〔三〕清史稿仁宗紀：「葬昌陵。」漢書賈誼傳：「天子春秋鼎盛。」

〔四〕見卷二鳥之珠歌注。

〔五〕見卷一感懷注。

〔六〕羅惇彞拳變餘聞：「載漪屢導團首入宮演術，太后深信之。」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宮中內侍及年

老宮女等，亦不時操練拳棒。」史記滑稽列傳：「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冠纓索絕。」又孫子吳起列傳：

「出宮中美人四百八十人，孫子分爲二隊，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，皆令持戟，令之曰：汝知而

心與左右手背乎？婦人曰：知之。孫子曰：前則視心，左視左手，右視右手，後即視背。婦人曰：

諾。約束既布，乃設鐵鉞，卽三令五申之。于是鼓之右，婦人大笑。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

熟，將之罪也。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，婦人復大笑。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

既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乃欲斬左右隊長。吳王從臺上觀，見且斬愛姬，大駭，趣使使

下令曰：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，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，願勿斬也。孫子曰：臣既已受命爲

將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遂斬隊長二人以徇，用其次爲隊長。于是復鼓之，婦人左右前後跪起，皆中規矩繩墨，無敢出聲。」

〔七〕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：「兩宮由西苑遷入大內，自瀛秀門至西華門，沿路排列，拳民護衛。」後漢書光武帝本紀：「更始諸將，服婦人衣繡襦。」司隸儀見卷三自上海啓行至長崎注。

〔八〕見卷七番客篇注。

〔九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義和團入京後，聲勢大張。清政府任命載勛、剛毅統率義和團，企圖干涉團民行動。但重要事件，載勛等不能作主，仍請壇中大師兄焚表燒香，載勛等不能干預。」史記吳王濞列傳：「尙何誰拜。」案：公度對義和團運動，採取仇視態度，稱之爲盜爲匪。蓋當時地主階級、買辦階級、資產階級對義和團都採取反對態度，乃歷史條件與階級立場使然。

九百虞初小說流〔二〕，神施鬼設詔兵謀〔三〕。明知篝火均狐黨〔三〕，翻使衣冠習狗偷〔四〕。
養盜原由十常侍〔五〕，詰姦惟賴外諸侯〔六〕。竹筐麻瓣書團字〔七〕，痛哭誰陳恤緯憂〔八〕？

〔二〕漢書藝文志：「虞初周說，九百四十三篇。」張衡西京賦：「爾乃祕書九百，本自虞初。」小說流見卷一感懷注。

〔三〕羅惇誦拳變餘聞：「義和拳稱神拳，以降神召衆，號令皆神語。傳習時，令伏地焚符誦咒，令堅合

上下齒，從鼻呼吸，俄而口吐白沫，呼曰神降矣，則躍起操刃而舞，力竭乃止。其神則唐僧、悟空、八戒、沙僧、黃飛虎、黃三太。庚子四五月間，津民傳習殆遍。有關帝降壇文，觀音託夢詞，濟顛醉後示，皆言滅洋人。忽傳玉帝勅，命關帝爲先鋒，灌口二郎神爲合後，增財神督糧，趙子龍、馬孟起、黃漢升、尉遲敬德、秦叔寶、楊繼業、李存孝、常遇春、胡大海皆來會師。其所依據，則西遊記、封神傳、三國演義、綠牡丹、七俠五義諸小說，北中所常演之劇也。」韓愈貞曜先生墓志銘：「神施鬼設。」漢書藝文志：「右兵權謀十三家。」

〔三〕見卷一亂後歸家注。

〔四〕羅惇胤庚子國變記：「義和團既逼京師，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。大學士徐桐、尙書崇綺等，信仰尤篤。」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北京滿人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大都加入，或同情義和團。滿人積極練拳，並不作戰，爲了保護自己的寄生特權，希望義和團替他們扶清滅洋。」史記孟嘗君列傳：「客有能爲狗盜者。」李尤函谷關賦：「譟雞鳴于狗偷。」

〔五〕袁昶亂中日記：「內監之籍津、河二郡者，鄉人多習此術，頗相傳譽。」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：「剛毅請太后收集拳民爲團練，卽以端王統之。總管太監李蓮英亦贊成其說。太后信之，密令招集入京。」後漢書宦者列傳：「黃巾既作，盜賊糜沸。郎中山中張鈞上書曰：『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，萬人所以樂附之者，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，辜權財利，侵掠百

姓，百姓之冤，無所告訴，故謀議不軌，聚爲盜賊。」

〔六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李鴻章、劉坤一、張之洞、袁世凱等，是當時的有力疆吏，他們有帝國主義支持他們，奏稱拳匪目無法紀，是爲亂民，即不與各國開釁，亦應痛勦。」國語：「司寇詰姦。」禮記：「天子之縣，內諸侯，祿也；外諸侯，嗣也。」

〔七〕清史稿毓賢傳：「義和拳，毓賢爲更名曰團。」

〔八〕痛哭見卷一感懷注。恤緯憂見卷三近世愛國志士歌注。

博帶峨冠對舊臣〔二〕，三年緘口諱維新〔三〕。儘將兒戲塵羹事〔四〕，付與尸居木偶人〔四〕。紹述政行皆鐵案〔五〕，黨人獄起又黃巾〔六〕。卽今剛趙來宣撫，猶信投戈是義民〔七〕。

〔一〕博帶見卷七續懷人詩注。韓愈詩：「峨冠講唐虞。」

〔二〕案：戊戌政變至庚子，凡三年。劉向說苑：「孔子之周，觀于太廟，右陛之前，有金人焉，三緘其口，而銘其背。」維新見卷三西鄉星歌注。

〔三〕兒戲見卷一雜感注。韓非子：「夫嬰兒相與戲也，以塵爲飯，以塗爲羹，以木爲蔽，然至日晚必歸饜者，塵飯塗羹，可以戲而不可食也。」

〔四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戊戌變法失敗，中央政權，完全被頑固派佔奪。」晉書宣帝紀：「司馬公尸居

餘氣，形神已離。」史記田叔列傳：「今徒富人子上之，又無智略，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。」

〔五〕宋史章惇傳：「哲宗親政，有復熙寧、元豐之意，首起惇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，于是專以紹述爲國是，凡元祐所革，一切復之。」

〔六〕黨人獄見卷九己亥續懷人詩注。黃巾見卷二烏之珠歌注。

〔七〕辛亥初印本「剛」作「馬」，依辛未重印本改正。清德宗實錄：二十六年庚子，五月庚戌，諭內閣：

「拳民以仇教爲名，倡立團會，再有奸民會匪，附入其中，藉端滋擾，拆毀鐵路，焚燒教堂。昨已簡派順天府尹兼軍機大臣趙舒翹前往宣佈曉諭，該團民等，卽遵奉一齊解散，各安生業。經此次宣諭之後，如仍不悛改，卽着大學士榮祿分飭董福祥、宋慶、馬玉崑，各率所部，實力勦捕，仍以分別首從，解散脅從爲要。」又：「諭軍機大臣等：『近畿一帶，拳民聚衆，昨已派令趙舒翹馳往剴切曉諭，著再派剛毅前赴保定一帶地方，開誠布公，諭以拳民教民，皆朝廷赤子，務宜仰體皇仁，卽日解散，各安生業，毋得聚衆滋事，自罹法網。儻怙終不悛，國法具在，不得概從寬宥也。』又：「丁巳諭內閣：『昨諭令剛毅、趙舒翹等前赴涿州等處宣佈朝廷德意，各處安分拳民，業已具結拆棚，安心解散，足見各處焚殺之案，顯係奸匪所爲。朝廷但論其滋事與否，以爲良莠之別。此等匪徒，亟應嚴加勦辦，不容再事姑息，著宋慶督飭馬玉崑刻日帶隊馳赴近京一帶，沿途實力勦捕。』李希聖庚子傳信錄：「義和拳自山東浸淫入畿輔，衆以漸盛，遂圍涿水，進攻涿州。」

知州龔蔭培告急，順天府尹何乃瑩掃朝旨，格不行，蔭培坐免。太后使刑部尚書趙舒翹、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導之入京師。剛毅等復命，皆力言義民可恃無他。」胡思敬《轅轅集》：「太后遣協辦大學士剛毅、刑部尚書趙舒翹、順天府尹何乃瑩先後出京觀釁。乃瑩受剛毅指，馳抵涿州，言爾等皆義民，當努力自愛，毋傷害百姓，異時朝廷征服東西洋，必用汝爲先驅。皆撫掌大笑而散。舒翹因剛毅薦，得入軍機，不敢與之立異。剛毅還朝，密陳拳民志在拒敵，非叛逆可比，今已俯首受約，不如因而用之。太后默然。」揚雄《解嘲》：「解甲投戈。」

寄懷丘仲闕逢甲〔一〕

滄海歸來鬢欲殘〔二〕，此身商推到蒲團〔三〕。哀絃怕聽家山破〔四〕，醇酒還愁來日難〔五〕。
繞樹烏尋誰屋好〔六〕？銜雛燕喜舊巢安。朝朝曳杖看山去，看到斜陽莫倚欄〔七〕。

〔一〕丘琮《滄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》：「又號仲闕。」

〔二〕丘琮《滄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》：「庚子春，粵政府派往南洋調查僑民，兼事聯絡，歷英、法、荷等屬，講教說義，人心翕然。此次南行，曾與保皇會、興中會諸志士接洽。南游事畢回潮。」

〔三〕商權見卷九己亥續懷人詩注。蘇軾詩：「此身分付一蒲團。」

〔四〕魏文帝詩：「哀絃微妙。」家山破見卷六歲暮懷人詩注。

〔五〕史記信陵君列傳：「公子自知再以毀廢，乃謝病不朝，與賓客爲長夜飲，飲醇酒，多近婦女，日夜爲樂飲者四歲，竟病酒而卒。」古樂府善哉行：「來日大難。」

〔六〕見卷一游豐湖注。

〔七〕辛棄疾詞：「休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，烟柳斷腸處。」

感事又寄丘仲闕〔二〕

萬目眈眈大九州〔三〕，神叢爭博正探籌〔四〕。何堪白刃張拳黨〔四〕，更擾黃花落地秋〔五〕。
石破眞驚天壓己〔六〕，陸沈可有地埋憂〔七〕？前番尙得安身處，莫說寒蕪赤嵌愁〔八〕。

〔一〕嶺南詩存題作感事和丘仲闕逢甲。

〔二〕眈眈見卷一庚午中秋夜始識羅少珊於矮屋中注。大九州見卷一和周朗山見贈之作注。

〔三〕戰國策：「應侯謂昭王曰：亦聞恆思有神叢與？恆思有悍少年，請與叢博，曰：吾勝叢，叢藉我神三日；不勝叢，叢困我。乃左手爲叢投，右手自爲投。勝叢，叢藉其神三日。叢往求之，遂弗歸。五日而叢枯，七日而叢亡。今國者，王之叢，勢者王之神，藉人以此，得毋危乎？」荀子：「探籌投鈎者，所以爲公也。」

〔四〕自注：「大刀會、義和拳。」范文瀾中國近代史：「山東、江北一帶，大刀會勢力極大，被稱爲刀痞或

會匪。義和拳等教門，被稱爲邪教或教匪，顯有不同。光緒二十一年，大刀會已作仇教活動。後來義和拳在山東取得合法地位，多數大刀會員加入，義和團、大刀會，實際上合成一個滅洋團體。」白刃張拳見卷二述懷再呈靄人樵野丈注。

〔五〕自注：「嘉慶癸酉，本于八月置閏，欽天監奏改爲次年二月。而教匪所傳經有「二八中秋，黃花落地」之語，賊黨以爲豫兆，定謀糾亂。及改閏，李清等乃於九月十五日作亂於京師。」

〔六〕李賀詩：「石破天驚逗秋雨。」天壓已見卷九感事注。

〔七〕陸沈見卷九人境廬之鄰有屋數間注。仲長統詩：「寄愁天上，埋憂地下。」陸游詩：「人間寧有地埋憂？」

〔八〕案：割臺灣時，丘逢甲曾主持獨立事，兵敗內渡，隱於嘉應州屬之鎮平山中。詩意謂今日禍變之鉅，更甚於割臺灣時也。赤嵌見卷六歲暮懷人詩注。丘逢甲詩：「落日寒蕪赤嵌城。」

三邊烽火照甘泉〔一〕，聞道津橋泣杜鵑〔二〕。帝釋亦愁龍漢劫〔三〕，天災況值鼠妖年〔四〕。流離苦語傳黃蘗〔五〕，盜竊迷香幻白蓮〔六〕。漫寫哀辭金鹿痛〔七〕，人間何事不顛連〔八〕。

〔一〕三邊見卷八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肅公祠注。漢書匈奴傳注：「烽火通於長安，甘泉數月。」

盧思道詩：「朔方烽火照甘泉。」袁枚重修于忠肅廟碑：「三邊烽火，光照甘泉。」

〔三〕邵伯溫聞見前錄：「康節先公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，聞杜鵑聲，慘然不樂。客問其故，則曰：洛陽舊無杜鵑，今始至，有所主。客曰：何也？康節先公曰：不二年，上用南士爲相，多引南人，專務變更，天下自此多事矣。」

〔三〕佛地經論：「三十三天，謂此山頂四面各有八大天王，帝釋居中。」觀音義疏：「應以帝釋身者，此地居天主也，具云釋迦提桓因陀羅。釋迦言能，提桓只是提婆，提婆即是天，因陀羅名主，能作天主。」雲笈七籤：「靈寶略記云：『過去有劫，名曰龍漢。龍漢一運，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劫，氣運終極，天淪地崩，四海冥合，乾坤破壞，無復光明。經一億劫，天地乃開，劫名赤明。』」

〔四〕新唐書五行志：「傳曰：貌之不恭，是謂不肅。時則有青眚青祥鼠妖。」元朝祕史：「那鼠兒年秋。」

〔五〕姜採黃蘗禪師語錄偈語跋：「崇禎中，師官行人時，有中入於東華門拾得黃袱，中有紙，題曰：『天啓七，崇禎十七，還有福王一。』奏上，以爲妖言，示閣臣而焚之。時師謂採曰：此沮渠投書之祥也。採漫應之。今歲謁師于山中，偶語及此，問師用何術推測？師曰：亦不外乎數而已。採曰：師之術，亦黃公石齋之易術也。師曰：黃得其精，吾得其粗耳。他日弟子中有以胡運問者，乃作此以示之。」蘇州府志：「正志：『字燮庵，湖廣嘉魚人。熊姓，名開元，號魚山，國變後爲僧。』」子夜歌：「高山種芙蓉，復經黃蘗塢，果得一蓮時，流離嬰辛苦。」

〔六〕自注：「嘉慶中，白蓮教匪倡亂，凡九年。傳習京畿者，又變爲八卦、榮華、紅陽、白易諸名。今之

義和拳，卽離卦教中徒黨。見那文毅公奏疏。那彥成奏疏：「大乘教、金丹八卦教、義和門、如意門等教，凡有在教者，均稱爲南方離宮頭殿真人邵老爺門下。其邵老爺，係先傳教之河南商邱縣人邵生文，已於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。」元史順帝紀：「初欒城人韓山童祖父，以白蓮會燒香惑衆，謫徙廣平永年縣。至山童，倡言天下大亂，彌勒佛下生。河南及江淮愚民，皆翕然信之。」黃尊素說略：「王森，原名石自然，薊州皮工也。路遇妖狐，爲鷹所搏，狐求救於森，森收之至家，狐斷尾相謝，傳以妖香，凡聞此香者，心卽迷惑，妄有所見。森依其術，創爲白蓮教，自稱焚香教主。」

〔七〕丘琮會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：「庚子南遊，事畢回潮，則鼠疫流行，次男球、四男球均遭疫夭折。」
案：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，有南還抵汕頭埭聞琰兒球兒殤耗哀感書此絕句六首云：「頻年痛苦爲哀時，誰料今朝更哭兒。擬遣靈龜向天問，挑燈和淚讀韓詩。」扁舟劫外侍東還，投劫安知在此間。阿弟六齡兄十六，九泉風雨念家山。「望爾成人竟不成，中年哀感倍傷情。青山何處埋兒骨？黯黯愁雲隔鳳城。」全家避地古梅州，獨客南歸尙滯留。夜夜雛魂夢中見，寒潮嗚咽浪西樓。「食厲偏難恃女嬭，便非英物也淒然。欲呼羣力新中國，已失人間兩少年。」弧矢男兒志四方，河山北望戰雲黃。可憐竟背爺娘去，不共汪錡作國殤。」金鹿見卷六歲暮懷人詩注。

〔八〕顛連見卷一亂後歸家注。